

思考未來中日關係

~紀念南京大屠殺同胞受難八十週年~

一、今年(2017)是中華民族全民奮起，抵抗日本侵略的八十週年。12月是南京大屠殺同胞受難的八十週年。我們紀念那英勇而苦難的大時代，同時思考長期的中日關係。

中國的抗戰是國家反抗侵略，民族爭取自由的聖戰，抗戰的勝利，不但從1842年後被侵略被侮辱被割據蠶食的百年恥辱中浴火重生，在世界國家之林中重新站起來，而且開啟了全世界殖民地爭取獨立的運動，隨後有100多個國家獲得獨立，國際秩序徹底改觀。這是中國抗戰對全世界的重大貢獻。

中國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抗戰，與新、老帝國主義者之間爭奪世界霸權的混戰，性質截然不同。這兩類戰爭在二次大戰中有一半時間是重疊的，因此容易混淆而分辨不清。1931年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攻佔東三省，開始日本帝國主義者再次軍事侵略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

1937年，日本製造七七事變，全面侵華，中國從局部抵抗轉為全面抗戰。當時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還沒有開打。直到兩年之後，1939年，中歐、東歐兩個高舉社會主義的新帝國主義者德(國家社會主義，簡稱納粹)、蘇(共產主義)瓜分波蘭，武裝對立，但沒有對打。1940年，即中國全面抗戰三年之後，新、老帝國主義者德、法、英、意之間才開始全面戰爭。中國抗戰後四年，1941年中，德、蘇開始全面戰爭，蘇聯跳槽與資本主義的舊帝國主義集團合作。同年末，日、美開始全面戰爭，於是擴大到亞、歐、非、澳洲、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三洋的世界大戰。中國獨立抗戰四年半之久，各大強國基本都作壁上觀。偶然伸手幫助，引開潛在敵人的目標，減輕對自己的壓力。

1945年5月歐戰結束。再過三個月中國戰場的戰爭才結束，二次世界大戰以西方傳統集團加蘇聯獲得最後勝利。二次世界大戰是歷史上參加國家最多，延伸面積最廣，死傷最多，規模最大的大戰。戰後，採用共產主義口號的新帝國主義者蘇聯，與繼承並領導西歐帝國主義世界的美國對立。然而新、老帝國主義兩霸之間從來沒有直接作戰，只是進行冷戰，參加或利用附庸國進行局部的熱戰。最後，隨著蘇聯1991年瓦解，幾百年來帝國主義國家爭戰的時代終於結束。

戰後同時發展的是，全世界曾經在帝國主義時代被屈辱、征服的殖民地紛紛獨立。聯合國的獨立會員國從最初47個創始國增加到今天的193個。回顧歷史，我們的艱苦抗戰，以不屈不撓的精神，以血內的犧牲，有助於二次大戰盟方的最後勝利，有助於帝國主義時代的結束，改變整個世界歷史，是值得驕傲，值得紀念的。

二、南京大屠殺：中國抗戰慘痛歷史中的一頁。

在光輝的全面抗戰中，中國犧牲慘重。從東北的黑龍江邊境到西南的雲南邊境，從東南沿海到大西北，絕大部分地方遭受到日本的攻打或佔領、轟炸、破壞、屠殺。中國國民直接被殺的達3000多萬。財產損失不計其數。社會、經濟、國家各方面建設被打亂、中斷、倒退的歷史性損失，無法言表。

在所有日本暴行中，最突出的是1937年12月13日，日本攻下首都南京後進行的三個月南京大屠殺。日軍以極端殘忍無人道的手段屠殺達30多萬，同時有2萬6千多婦女被強姦和姦後殘忍殺戮。是近代最大的大屠殺慘案。

大屠殺是在日皇裕仁的親弟朝香宮親王率領下進行，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的仇華、虐華心態，是有計劃的犯罪。

屠殺可分兩類：個別性的屠殺，是士兵瘋狂地全城搜查，不分城鄉內外，大街小巷，市民住宅或工廠、學校、庵堂寺廟、以至國際安全區，不論工、農、商、學、男女老幼、孕婦嬰兒、被俘的軍人，以槍擊、刀殺、刀砍、活埋、火焚、水淹、扔手榴彈、破腹、先姦後殺等等手段，極盡凌辱而使受害者痛苦地死去。遭遇這種死亡的中國同胞有十五萬多人。

另一類是軍隊奉命將被圍或投降的中國官兵大批驅趕到山邊山谷或江邊，加以集體屠殺。主要的地點有：漢中門外集體屠殺3500多人；魚雷營、寶塔橋先後屠殺3萬多人；中山碼頭集體屠殺5000多人；煤炭巷集體屠殺3000多人；草鞋畹集體屠殺5萬7千多人；上新河地區集體屠殺約3萬人；鳳台鄉、花神廟集體屠殺7000多人；燕子磯江灘集體屠殺5萬多人，等。集體屠殺的達19萬多人。個別和集體屠殺合計為34萬多人。

◎吳章鈺

南京城外到處是屍體，經慈善團體如世界紅萬字會南京分會、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崇善堂、同善堂掩埋的屍體，以及日軍調動部隊掩埋的屍體，加起來的數目也有30萬人。與上述計算的殺人數接近。

這些屠殺類似古代野蠻人對失敗部落的滅絕性屠殺。日本人在二十世紀公然實行，證明日本人的野蠻殘暴，完全不具備現代人的資格；同時證明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極端鄙視，視為可殺可辱。

大屠殺中，日軍大肆搶劫和縱火，南京全城三分之一被焚燬，財物損失不計其數。

大屠殺的資料，有日本記者與士兵親聞親見，有日記、手記、照片，有日軍戰後的回憶與懺悔，有具有良心的日本人的調查和研究；有中國倖存者的報告，事後官方和民間的調查，有當時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日記、紀錄、調查、攝影；有東京遠東軍事法庭和南京中國軍事法庭的調查與審判紀錄，等等為證。鐵證如山，不可否認。

但是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和主流社會至今始終不承認在中國所犯各種罪行，特別是不承認南京大屠殺，認為是中國人誇大其詞的反日宣傳。日本之否認，暴露他們野心未死，是不祥的徵兆。世界上只有日本的侵華辱華的反華；沒有中國人的反日，中國人只有抗日。

大屠殺不僅在南京。日軍從上海攻向南京途中就大規模燒殺搶掠，京滬沿線城市屠掠一空。

不僅燒殺，八年期間日本的暴行還有：強迫使用以千萬計的奴工，奴役到死為止；強掠幾十萬慰安婦，大部分凌辱到死；以中國人進行化學戰劑和生物戰劑的活人體試驗，並在戰場上和平民區使用生化武器。最著名的是生化武器研製基地是設在東北的731部隊，分設在全國的生化部隊、分隊有二十幾個。日軍大規模轟炸城市平民，以及對逃難難民沿途施放毒彈掃射。源源補充到中國的百萬日軍甚至以中國軍民為活人靶練習劈刺，讓新兵鍛煉殺人的膽量。日軍自稱殺戮中國人像殺狗一樣，官兵以殺戮和侮辱中國人作為娛樂。

我們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也是紀念日軍無數暴行中所有受難的幾千萬同胞。

日本這些暴行完全是違反國際法與人道主義的罪行。一九四五年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定下了危害人類罪的國際罪名，並且因其罪大惡極，可以追溯到過去的犯罪而對犯罪者繩之以法。聯合國隨後通過決議，認定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不受一般法定時效原則的約束。

除了戰時直接殺害的之外，日本的大規模侵略燒殺，還間接地造成中國軍民因為受傷、生病、顛沛流離導致身體衰弱而在戰時的前後方或淪陷區以及在戰後死亡，這數目無從計算，必然又以千萬計。幾乎沒有一個家庭或家族沒有親人在戰爭期間、或因戰爭導致的傷亡。幾億人的苦難和傷痛，歷史無法記載。

德國人完全否定納粹，與納粹一刀兩斷，認為納粹德國是偏離了真正的德國，對納粹的罪行表示不齒。德國已經完全否定納粹的制度和、精神、人物、像徵。德國人對他們的暴行表示悔過，對受害人給予賠償，消解歷史的怨仇。

日本則不然，日本仍然崇拜最大的戰犯日皇，保留了舊日本政府的官僚。戰後70年來一直是軍國主義家族的餘孽子孫主政。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正是甲級戰犯岸信介的外孫。日本自衛隊是舊皇軍軍官訓練出來的正規軍，繼承著舊皇軍。日本國旗和軍旗都不改。日本的舊財閥結構和大公司基本保留不變，掌握經濟主流。日本表面上改為美式的民主體制，其實長期由保守的傳統繼承者主控。日本保留著侵略精神中心的神道教，神社供奉戰犯，政府和民間公然去祭祀。日皇明仁登基的時候以神道教儀式進行。日本輿論的主流與右翼保守勢力結合，有反華立場和反華精神。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咬定他們的祖輩並沒有錯，侵略有理，無所謂暴行。

日本不懺悔，不道歉，不賠償。日本對海外中國人、華人的抗議和要求，不予理會。日本法院對中國受害

人的控告，向來簡單地不受理，或判敗訴。日本沒有放棄窺伺中國的野心，始終以中國為假想敵而設計種種陰謀詭計。

三、戰後，由於國際和國內政治種種因素，日本沒有受到侵略者應得的懲罰。1951年美國主導58國對日本簽訂《舊金山合約》，排除中國。日本於1952年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結束戰爭。但是日本後來否認了該條約，於1978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另外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和平友好條約》。這個條約實際上是一般性的“和平友好條約”，不是結束戰爭的“和平條約”。其中沒有宣布結束戰爭，沒有關於領土、戰罪、賠償等和約應該有的條款，並且第五條第二款規定，任何一方在十年後可以通知對方終止條約。“和約”通常稱“萬年和約”，不能由任何一方通知終止而恢復戰爭狀態。因此，中日之間，現在還沒有真正的結束戰爭的和約。(作者對中日和約有另文分析)

日本顯然知道中日間沒有和約，所以一直不停地備戰，以中國為假想敵，拉攏美國，與美國締結《美日安保條約》，一旦中日間重啟戰端，美國將與日本共同作戰。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汲取的唯一教訓不是別的，就是：美國是最重要的因素；美國幫助中國則中國勝，美國幫助日本則日本勝。日本與美國締結了軍事同盟，便立於不敗之地，於是盡可以盡量挑釁。日本知道：時間對中國有利，對日本不利，所以到處積極挑撥離間，煽風點火，企圖製造機會，及早打擊中國。它佔領釣魚台群島，在台灣培植親日勢力和推動台獨運動，在朝鮮問題上企圖挑動中美衝突，或美朝衝突，或中朝衝突；它挑撥離間中美關係，挑動中國周邊國家圍堵中國，目的都是為挑起事端，乘機打擊中國。

四、中國面對日本陰謀的因應之道，只能是從古人智慧中汲取“遠交近防”的思維。

“遠交”是指遠交美國。“近防”是指近防日本。防日必須聯美，使日本不敢輕舉妄動。“遠交”和“近防”是不可分的。中美合作以維持東亞和平穩定與發展，本來就應該是中國最重要的長期外交願景。不論怎樣困難，怎樣曲折，必須全力以赴，將日美聯盟擊套，中美合作，完成防日的目的，維護東亞的和平安全與繁榮。

中國在抗戰慘勝之餘，在戰後國際和國內種種因素限制下，困難重重，不久兩岸對立，雙方都要爭取日本的友誼，日本志得意滿，對它的侵華罪行堅不悔悟，不道歉，不賠償。中國一般人心中的憤怒與恥辱感，始終不能消解。沉不住氣的人便認為，只有來一次戰場上的勝利，才可以徹底洗雪過去的恥辱，重新恢復自尊。所以不惜一戰；甚至認為，美國幫助日本也不怕。

但是，平心靜氣，匹夫一怒而起，絕不可是中國的選項。中國宜全力避免捲入戰火，避免擦槍走火。一旦與日本作戰，必然更把美國推向日本。和平相處才是長遠的鄰邦相處之道；仇恨不可以代傳下去。中國雖然必須對日本軍國主義餘孽的政府和社會、經濟集團，處處保持距離和警惕，但是放遠目光，仍需要日本作為正常的鄰邦；中國人對日本人基本仍應當友善，設法建立友誼。時間是中國最好的朋友，中國人應當善用時間，自動自強，務期使日本將來尊敬、尊重中國，並且以中國為東方文化和現代科技的學習對象，而不是妄想侵略中國。那才是中國的勝利。

目前中國距離使日本佩服的階段還很遙遠。雖然說中國全國的GDP已超過日本，但是中國人口是日本的十倍，意思就是中國只有日本十分之一的“水平”。不僅如此，日本擁有龐大的海外資產和海外生產力；中國沒有。中國處處都有大量的日本汽車，日本照相機，日本的各種設備和技術；中國的GDP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屬於日本人所擁有。中國向日本出賣的只有廉價商品和廉價工。中國的三軍都沒有完成現代化。

自強之道，基本是教育。中國成年人中有幾億人是文盲或教育水平非常低；基礎義務教育普及及不久，素質不一，很大部分青少年的教育水平偏低。教育是中國的軟肋。日本人僅憑教育一點，就看不起中國人。只有當中國人按人均教育水平趕上日本，各方面的建設按人均趕上日本，那時候中國的整体國力將是日本的十倍，日本就不可能再生任何妄想，不可能再對中國陰懷野心。

弱者說“冤家宜解不宜結”，會被他人恥笑為軟弱。強者說“冤家宜解不宜結”，則會被讚揚具有強者的寬容和豪氣，是真正的強者。中國只要擁有令日本人佩服的文明與實力，不必報復，自然就會強了。

孫子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再次伐兵……”所以“遠交近防”是上謀。德、意、日、蘇，以及今天的美國，都是以軍事力量強大，所向無敵為驕傲，再三積極用武。結果呢？如果它們把令人尊敬的武力備而不用，他們能夠獲得多少更大的收穫？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軟實力和在和平中走遍全世界，即使在在友好的國內也受到歡迎。但是一旦動武，卻只能迎來

論 中 壇 美 US-CHINA FORUM

網址 <http://www.us-chinaforum.org> 投稿信箱: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中美論壇社 主編 刊例設計 劉學武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永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憲中 每星期六出刊 第228期

馬在莊 莊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 蔡社長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保約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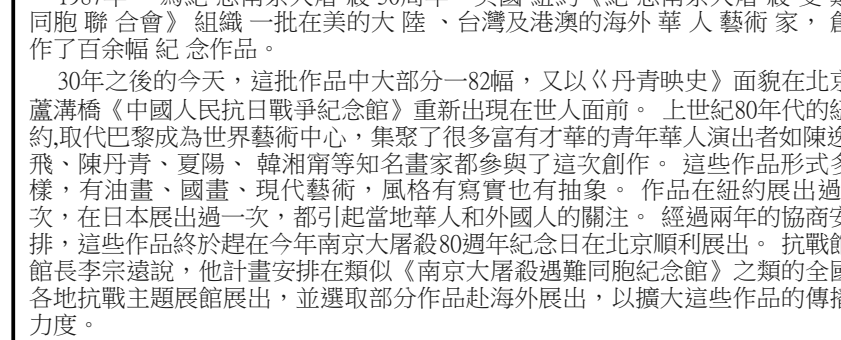
紀念南京大屠殺同胞受難八十週年

丹青映史

(代編者的話)

1987年，為紀念南京大屠殺50週年，美國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組織一批在美的陸、台、港、澳及海外華人藝術家，創作了百餘幅紀念作品。

30年之後的今天，這批作品中大部分—82幅，又以《丹青映史》面貌在北京蘆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上世紀80年代的紐約，取代巴黎成為世界藝術中心，集聚了很多富有才華的青年華人演出者如陳逸飛、陳丹青、夏陽、韓湘濤等知名畫家都參與了這次創作。這些作品形式多樣，有油畫、國畫、現代藝術，風格有寫實也有抽象。作品在紐約展出過2次，在日本展出過一次，都引起當地華人和外國人的關注。經過兩年的協商安排，這些作品終於在今年南京大屠殺80週年紀念日在北京順利展出。抗戰館館長李宗遠說，他計畫安排在類似《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紀念館》之類的全國各地抗戰主題展覽館展出，並選取部分作品赴海外展出，以擴大這些作品的傳播力度。



本期責任編輯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亞太4週大事記 (2017.11.18~12.15)

- 1118 美軍在琉球離島伊江島修建新機場跑道，迎接更多F-35戰機，居民強烈反對修建工程。
- 1120 美國第七艦隊又撞船了，這是今年的第五次事故。
- 1121 日本將發展日版「戰斧巡邏導彈」日版「海軍陸戰隊」呼之欲出。
- 1124 日本派專人教東南亞搞「海上安保」。
- 日本大阪的市長表示將切斷與舊金山的往來，起因是舊金山一尊俯瞰市中心一個小公園的新「慰安婦」雕塑。
- 1125 大陸軍機一周內四次近台，台灣媒體一片震驚，台媒提到：當西太航母不再掛星條旗的時候，台灣將如何自處？
- 1128 中國空軍殲6頻頻衝出第一島鏈，美國智庫提出：保第二島鏈，美應設「5道鎖」攔阻中國軍機。
- 1129 朝鮮宣佈新洲洲際彈道導彈成功試射，稱可覆蓋美國全境；韓國稱朝鮮或將於明年擁有核彈頭洲際彈道導彈。
- 1130 提升深海作戰能力，中國空軍殲-11B戰機在南中國海域演兵；轟-6K戰機巡南海。
- 1201 新加坡與印度防長簽署協議，歡迎印度海軍使用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

- 印度影響力將延伸至南海。
- 1202 臺灣 P-3C 反潛機正式成軍，台當局鼓吹「制海優勢」。
- 1206 日本踏破紅線，擬購入攻擊性導彈。進攻將成防衛隊的主旋律。
- 1208 台媒稱台 F-16 監控大陸軍機，被警告：「立即離開否則後果自負」！台當局稱將增列武器採購預算既買P-35也要自造戰機。
- 1211 美重提美艦巡台？中方發表聲明，不會坐視不理。
- 1213 銘記歷史，呼喚和平，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在南京舉行。
- 文在寅訪華，承諾韓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將有「新開端」，中國則希望與韓國重建密切關係，加快解決朝鮮核問題的外交努力。兩國關係在薩德事件後出現回溫跡象。
- 1214 回應大陸軍機繞島巡航，台軍方發布「飛越臺灣」月曆，中國外交部：堅決反對美台任何形式軍事聯繫。
- 1215 在蒂勒森宣佈美國願與朝鮮進行「無先決條件」的對話後，白宮迅速回應，稱此言論與白宮立場相悖，總統對朝立場沒有變。這是川普與蒂勒森沒有的一次公開分歧。而朝鮮新增遠程導彈基地，半島局勢更加撲朔迷離。

仇恨和誓死反抗。所以中國的思維應該是自動自強，伐謀伐交而不伐兵——防而不攻。

時間將證明，中國如採取“遠交近防”的策略，最後一定完勝。中國理性的目標應當是吸收日本，成為東亞和平相處的一員。日本民族性是服大、服強。日本文化中，中華的因素不少，將來仍有可能融合於一個包括中國和日本的東亞文化中。中國只要慎防日本幾十年內不蠢動，等到擁有十倍日本的國力時，東亞長期和平共處，就是勝利。

“近防”有積極的方面。如加強宣傳，將日本窮兵黷武的兇焰，到處煽風點火的動作，和它積極擴軍的計劃，暴露在世界面前，充分凸顯日本軍國主義的危險性，使世界認識企圖改變東亞和平現狀的是日本，不是中國，從而引起各國警惕，也引起日本國內主張與中國合作的國民的警惕。

日本不乏友華的學者和國民，中國應接納他們，抵禦日本軍國主義擴張主義者的反華衝動。

中國對日本的經貿關係，是建立友誼的紐帶，應當結交對中國友好的企業，辨別並孤立那些與軍國主義擴張主義勢力狼狽為奸的企業集團，使後者漸漸失去影響力。

日本處心積慮要挑起各種擦槍走火事件，中國不可落入圈套。時間是對中國最有利的因素，卻是對日本最不利因素。中國應以智慧和技巧因應，以“防”制勝。

今天我們紀念抗戰，紀念和抗戰中英勇抗敵犧牲和被日本侮辱虐殺的幾千萬同胞，應同時思考確立對日本“遠交近防”的國策。

吳章鈺，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釣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

Comfort Women Statue Makes S.F. City More Respectful

San Francisco is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and iconic cities in the U.S., most picturesque in her natural beauty and man-made structures, represented by the rolling hills, ocean views, street cars and the magnificent Golden Gate Bridge across the San Francisco Bay. San Francisco became American in 1848 after the U.S. won the Mexican-American War. After independence from Mexico, immediately came the gold rush of 1849, the city quickly became the largest and most important town and a commercial, naval, and financial center in the American West. Then, San Francisco was devastated by a great earthquake and fire in 1906, but she was quickly rebuilt and developed into a major business city through and to mid 1950.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60s, San Francisco became the city most famous for the hippie movement. In recent decades, with the rise of hi-tech industry in Silicon Valley lifting Californians' tech industry and residents' income, San Francisco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enter of finance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Consequently it also became one of America's most expensive places to live. San Francisco is the most attractive and respected city on the West coast.

Recently, San Francisco appeared in all the news media because of a statue. A string of publications in US major news media reported on the Comfort Women again because San Francisco accepted a comfort women statue. For example, Why Is the Plight of Comfort Women Still So Controversial by Ilara Maria Sala was published in NYTimes on 8-14-2017. An Important Statue of Comfort Women in San Francisco by Sally McGrane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er on 10-12-2017 and Comfort Women Statue in S.F. Leads by Japanese City to Cut Ties was published by Jacey Fortin in NYTimes, 11-25-2017. In public opinion, it is a good thing that the US media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fort Women statue being erected to memorialize the victimized women as sex slaves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before and during WW II, since the issue has always confused the Americans why Japan cannot simply accept this historical fact and put the issue to rest. The Japanese media, not surprisingly, commented again in a sour tone about the S.F. comfort women statue; a typical response was represented by the Editorial of Japan Forward: Japan Should Call for Removal of the Comfort Women Statue(s) in the U.S. published on 12-1-2017. Thus, we know we cannot stop discussing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until Justice is finally served.

The San Francisco Comfort Women Statue, is the first one established in a major US City and is located at the St Mary's Square in San Francisco. The

Statue was promoted by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ies and supported by the Korean-, Filipino-, Japanese- and Jewish-Americans organizations as well. The Project in its design phase was championed by the former S.F. City Supervisor, Eric Mar. The artist created the statue, Steven Whyte, voluntarily reduced his fees to do this project and did extensive research for this project. The statue of the women holding hands was well done symbolizing the 200,000 Korean, Chinese and Filipino women who had been tortured as sex slaves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from 1932 to 1945. The current San Francisco Mayor, Edwin Lee, officially accepted this donation of Comfort Women Statue as a public property of San Francisco on 11-22-2017. Many positive supportive comments from the public are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angry criticism from the Osaka Mayor and the Japanese diplomatic officials' denouncement. Even Whyte received 1200 negative mails threatening to boycott his art. Therefore, sadly, it looks like that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may never be resolved as a human rights issue before the few still remaining comfort women survivors, now in their nineties, di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Prof. Elisabeth Jean Wood, Political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the Japanese 'Comfort Stations' (housing comfort women) were initiated in 1930's and the program was greatly expanded after the Nanking Massacre in 1937. A comfort woman victim, Lee Ok-Seon, Korean, testified in a video: "In one day, we had to serve 40-50 soldiers! Girls who refused were tied up against the wall and slashed open with knives." Another victim, Dutch woman, Jan Ruff-O'Herne, testified in a television interview: "The Japanese soldiers laughed at our protests (the forced sex slavery was a crime based on the Geneva Convention)." Jan lived in shame for decades not daring to tell her two daughters what happened to her. Prof. Elaine Kim, professor of Asian-American and Asian-Diaspora Studies at UC Berkeley, commented about the statue: "Publicly memorializing the rape of woman is rare. Women are half of humanity (but) women are not represented in history. Nothing will be done about the crimes done to these comfort women if they remain in the shadows." The 42 year old Osaka Mayor (12/2015 - present), Hirofumi Yoshimura (born 6-17-1975), vowed to stop his city's sister city relation with S.F. City, if she accepts the comfort women statue. Yoshimura claimed that the comfort

women story differed from his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This is a common problem for Japanese born after WW II. They were brought up and educated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hite washed history textbooks about WW II war crimes. The purpose was to honor the WW II Japanese Imperial Army. Yoshimura's political mentor, former Osaka Mayor, Tory Hashimoto (born 6-29-1969, a political ally of Abe Shinzo), had expressed similar philosophy about the Japanese war crime, saying that the comfort women were necessary for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during the war. Commenting on the rape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US soldiers in Okinawa military base, he recommended: "the American soldiers have too much energy, they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use the local adult entertainment industry to relieve their energy." This kind of philosophy was used without conscience to provide the Japanese Imperial soldiers with comfort women during WW II.

Former Congressman, Mike Honda, a Japanese American who experienced the internment during WW II, made the following fair assessment about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stance on the issue has been a problem (causing many Asian people being angry at Japan)" Honda cited Japan's Prime Minister, Abe Shinzo's flip-flop statements as evidence. Abe Shinzo once said: "We are really sorry." Then flipped: "It never happened." Honda had brought Jan Ruff-O'Herne to testify before the Congress, but that did not seem to produce any sincere apology or true remorse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hen President Trump was making a State visit to South Korea recently, President Moon Jae-In invited comfort women victims to the State Dinner for Trump, with a clear message — the U.S. should take an honest stand on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San Francisco has 18 sister cities. Osaka was the first city requesting a sister-city tie with San Francisco in 1968. Osaka's cutting the sister-city tie with S.F. will only make S.F. more respectful and will make a serious blemish on the image of Osaka and Japan. A shame Osaka brings to herself. The world will be reminded that Japan still denies its war crimes - comfort women and others, crimes condemned by the U.N.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d by numerous testimonies. Japan's denial is directly traceable to the dishonest distortion of history textbooks creat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ctually, there are honest Japanese scholars who understand and believe in the true historical facts. Unfortunately, they are demonized by politicians with ancestry tied to Japanese Imperial Army. Japan's distorted textbooks are like malicious tumors; their presence and growth will eventually corrupt Japan's conscience, disconnecting Japa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sooner Japan can cut off these tumors, the earlier the Japanese people can live in peace with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J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